

内江市文史资料

一九八四年

第二、三期

(总第17、18期)



政协内江市委员会 编



李仲权《雅存诗集》书影
(余洪如供稿)

孤峰不到亂雲扶
辛未夏月

余雙阳手迹

暮霭生先坐正可
驚塔未傾流水抱

(黃江曉供稿)

内江市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四年第二、三期(总第十七、十八期)

編輯：政协内江市委员会
地址：四川省内江市中央路19号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内江市
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四年 第二、三期

〔总第十七、十八期〕

1984年8月15日出刊

目

录



我一生难忘的两个一百天……张大千（1）

宝剑锋从磨砺出

——忆范长江同志往事片断……张匀石（10）

韩文畦先生事略……尧文藻（14）

先父韩文畦老人往事简述……韩印慈（17）

哭老友文畦……范英士（21）

追述善子先兄事略……张文修（22）

喻培伦……刘章霖（23）

李仲权传……吴伯涵（26）

李仲权《雅存诗集》略论……朱纵躬（32）

老父钟白心（伯勋）先生事迹略志

……钟靖方（33）

蜚声四川书坛的余燮阳……黄江陵（34）

内江甘蔗引种问题……邹作圣 曾翥（37）

张大千补书的赵贞吉诗碑……黄江陵（64）

附录：李仲权《雅存诗集》（42）

封面 内江市市区一角……肖景勋摄

封底 余燮阳手迹……黄江陵供稿

《雅存诗集》书影……余洪如供稿

我一生难忘的两个一百天

张 大千

被 绑 票 的 一 百 天

我早年有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一是被绑匪掳去，被迫为土匪当了师爷一百天；一是出家做和尚，也是一百天！

这是我十七岁那年发生的事。那时我还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假期回内江途中遭遇的变故，现在回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放暑假的五月间，已经很热了，我们求精中学的同学，八九个人打算结伴回家，有住永川的，有住荣昌的，有住隆昌的，安岳的，我和我的十弟君绥回内江，当时就听说路上闹土匪不平静，心想我们是学生娃儿又没钱，土匪（四川叫土匪为棒老二）抢也抢不到我们，初生犊儿不怕虎，大家商量好还是决定回家，动身的时候，六大二小共八个同学。

说起来也妙，我们都没有钱做路费，我们的打算，是沿途都有同学的家，走一天到一家，到一家拿一块钱再走下面一段，就这样由重庆都邮街出发，第一天到了白市驿过夜，一个同学到了家，我们要了一块钱，七个人第二天再继续走。

下一站到了丁家坝，后来成了共产党大人物的刘伯承，以前曾做过我们求精中学的体育教员，当时他受命在丁家坝招安土匪，我们到了那儿，自然去找他帮忙罗，他也叫我们不要走了，再下去乱得很。我还记得刘伯承当时说的两句话：“江水浑得很，哥子们抓不开！”四川的哥老会口头习惯以“哥子们”自称，“抓不开”，“抓”音哈，意思是“管不了”，“江水浑得很”，就是局面乱得很。

但是我们只想赶紧回家，第三天到了永川过夜，又送了一位同学到家，我们又要了一块钱作盘缠，继续再走。

再走下去就有麻烦了，我们还有六个同学，四大两小，我们分成两组一先一后走，两个大的带一个小的，一位姓梁的同学是安岳人，还有一位隆昌人，他们两个带着我的十弟君绥，跟在后面，我和另外一个叫樊天佑的同学，带着一个姓杨的小弟，走在前边。

这一天哪，由永川走到邮亭铺之间，先后就遇到过六次小股的土匪找麻烦，我们也看不出土匪与民兵有什么分别。走到一处叫田坝子的地方，我们先听见有人在叫“湾到！湾到！”（站住的意思），路边跳出三个拿土枪的人，不准我们走，那边小屋里又钻出几个人来，说要检查。我心里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是检查，我们是身无长物，也搜不出值钱的东西，那晓得我裤腰上的一根皮带给他们看上了，那倒是上海货，土匪要我解下来给他作挂枪的带子，我说那我的裤子总不能提着走路嘛，土匪说给你一根麻绳好了！

第一关遇土匪就抽走了我的裤腰带，总算还好，废了我们走路。走不了好久，到油房

沟，又遇见土匪了，两个小子，一个要扣留，一个叫我们滚，结果仍经过检查，搜不出什么财物，才放了走路。如是者又遇了四次拦路检查，也是有惊无险，因为我们实在没得被抢的东西嘛，心里也就愈来愈不害怕了，遇土匪也不过这么一回事，那晓得要命割筋的还在后头！

真正出乱子的地方叫邮亭铺，邮亭铺在永川、荣昌、大足三县之间，我们走累了，一日数惊，希望早点落脚休息，因此到了邮亭铺就向教堂里投宿。我还记得那位牧师叫磐定安。叫开了教堂的门，磐牧师神色紧张，他不但不留我们过夜，反劝我们赶快早走，离开邮亭铺愈远愈好；因为当天上午，民团打死了两名土匪，磐牧师说土匪当天一定要倾巢出动来报复，当地人都个个自危，生面孔谁也不敢留，怕被土匪误认为是民兵，连累大家都要遭殃。

磐牧师说完，就把门关了，丢下我们六个学生娃儿面面相觑，进退两难！

我们同学中，那个杨小弟，人聪明而且满有主见。杨小弟首先不赞成再走，他说走也走不动了，也不知土匪究竟从哪个方向来，万一走出去碰上，黑夜之间，在路上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准被打死；不走嘛，大家可以休息，看教堂的围墙不甚高，但是石块砌的还可以避弹，大家就决定睡在石墙脚下，生死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们睡下来还不到两个时辰，只听见枪声像放火炮（爆竹），呐喊的声音逼来，我大胆伸出头向矮墙外张望一下，只见土匪成群结队，漫山遍野而来。这下大家都慌了，好像天下大乱，谁也沉不住气了，六个同学四散奔逃，我连自己的小兄弟都不知道那里去了，只听见哭的哭，叫的叫，杀的杀，逃的逃！

我没有逃多远，就被土匪抓住，好像身上哪里被枪弹打伤了，但不知道痛，血脉奋张，支持着，人也并未倒，于是，我被他们反绑起来，有的土匪叫，“又捉住一个爬壳！”好象又有人在辩说：“不是爬壳，是学生娃儿！”（爬壳指民兵）我心想，如果被他们误认我是爬壳那就休想活命了。

这一阵仗，土匪完全征服了邮亭铺，到了晚上七点多钟，土匪也怕民兵来反攻，他们绑架了我们这一群俘虏要撤退，回他们贼窝子里去，公路两旁成串的绑着俘虏。我四处张望，只看见那个叫樊天佑的同学，也远远的绑在路那边，不知他看见我没有，其余的同学一个也未发现。当时我真想哭，看见被俘虏的总算还活着，未看见的八九都凶多吉少了，也没有看见我兄弟，我自己有死去活来的感觉，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所谓人死，必然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被押在路上走，我只知道跟在我身边的俘虏是个西医，他注意到我头上的伤了，他说大概是枪弹擦伤，好在血已凝结起来封住了伤口，大概不要紧！

我又听见前后左右的土匪在七嘴八舌地说：“前面那个穿绸衫、梳拿破仑头的杂种，好象是吃教饭的样子，吃教饭的多半没得钱，把他毙了算啦，省得押着走累赘！”又有人反对。所谓梳拿破仑头的，就是蓄的西装头，发偏分；还有梳华盛顿头的，就是正中分开的样式。梳拿破仑头的，好神气的啊，可是土匪看不顺眼，就有人提议要先毙了……

土匪把我们押到一处地名叫千斤磅的地方，我知道这儿出大水牛，是不是秤牛要用千斤磅，才叫这个地名，我就不清楚了。到了一家大客栈，看样子已被土匪占了，临时做了匪窝子，一个戴着巴拿马草帽，穿绸衫的人出来，连叫“兄弟们辛苦了”。我心里在猜：看派头，大概是匪头子了，我当时已在盘算如何才能脱身，注意谁是可能救我的对象，尤其是那

些可以发号施令的头号人物！

在这个客栈里，土匪们都休息吃饭，但是没有给我们饭吃。土匪开始清查我们这批俘虏的底细，我才知道糟了，他们是把我们当肉票，要我们写信回家去勒索钱！

土匪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家里收租多少？我说，我姓张，从此，土匪们就叫我“老跳”了！土匪忌讳直称姓名，习惯上都要转几个弯。这倒充分显示四川江湖客们联想的丰富，姓张，联个成语，用得最多的就是“张皇失措”罗，张皇失措的表现之一是跳起来，所以把姓张的叫老跳，“跳”的音念来近似于“挑”，在匪窝里，从此我就被叫为老挑而不名！

他们问了我的姓名籍贯，也相信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而不是“爬壳”，但是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赎身。我说这个信怎么写嘛，要多少钱才能放我？

就是那个戴巴拿马草帽的人教我写信，后来我也知道他姓邱，叫邱华裕，他说：“你就写龙井口的老二把我拉了，要赶紧送四挑银子来赎！”我才知道这伙土匪是龙井口的，他们要勒索四挑银子，一挑银子就是一千两。我说我家出不起这么多银子，就与他们讲价还价，我出一挑，他们就减为三挑，又要我加一挑，扯了半天，我知道这封信还是非写不可！

等我提起笔来写这封好不伤心的信，没想到土匪一看我的草书，有一个就以赞叹的语气叫出来：“这个学生江娃儿写的字好溜刷（又快又好的意思）！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学生怎么又叫江娃？因为江猪最肥嘛，被绑的肉票土匪都视为肥猪，又因我年纪还小嘛，所以又被叫为娃儿，把这些多重意思加起来，他们省了几个字，凑合出这个名字就叫学生江娃儿！土匪们居然也欣赏我写的字了，我可不愿他们留我做什师爷，我假装未听见，继续写我的信，那个姓邱的舵把子，大声吼住我：“听见没有？不要你家里的钱了，我们要留你做黑笔师爷！”我说我不干，我还是要回家，继续去念书。土匪说：“你念了书要想做啥子事嘛？”我说念了书将来可以教书！土匪说：“教书能赚多少钱一个月？”我说教书可以赚八块到十块钱一月。土匪们哈哈大笑，他们说：“你这个学生江娃儿真没出息，我们留你做师爷，随便分一股给你，每一趟都不止一两百个赖儿脑壳！”（指袁世凯的大头银元，因为袁大头的光头，癞子不长发，以“赖儿脑壳”来指大头银元）

我还是不肯，那个姓邱的土匪头光火了，一拍桌子骂我：“你狗坐轿子，不受人抬举！再罗嗦，就把你毙了！”我还敢说啥子嘛，就这样被逼上梁山。十七岁的中学生，竟做了龙井口土匪们的黑笔师爷！

我想先保住了命再说，我问他们当黑笔师爷要做些啥子事情？他们说要我给绑来的肥猪家里写信要钱啦，出告示啦，管帐啦，都是师爷做的事情。

一听要我管帐，我就计上心来，我说我在学校的功课中以数学最坏，钱与帐一定会弄错的，我保举我的同学樊天佑来管帐，我说他的算术最好。我说的倒是老实话，主要也是想先救我的同学，但是那个姓邱的土匪头说“有你一个人就够了！”

我惊魂甫定之后，又想起我的十弟了，我求土匪们帮我问问，有没有人看见另外的学生娃儿，特别是我的小兄弟。有个土匪回说，他看见过一个小孩，躲到人家房里去，在蚊帐中被烧死了……

唉，打听不到弟弟的确实下落，我的手是松了绑，樊天佑却绑在那边没有放。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抱着枪的土匪一边睡一个，把我夹在中间。临睡之前，他们还对我提出警

告说：“学生娃儿，不下，现在应该叫你师爷了，你给老子可要放漂亮点，半夜里可不接开小差啊！前后左右都是我们的人，逃是逃不了的，抓到了可就会给毙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又怕又惊，又累又受伤之后，那一夜我也睡不宁，尽做恶梦，半夜里我梦见自己眼见着十弟被土匪杀害了，我放声大哭，都哭醒了，也惊动了旁边看守的土匪，他咕噜我说：

“你怎么搞的啊，半夜里嚎啥子，快睡！快睡！”

第二天，这一伙土匪还要去打劫峰高铺，那个姓邱的匪首，居然派了两个兄弟伙，还有一乘轿子，先送我这个师爷回龙井口窝里去，居然有轿子坐，前后还有背枪的土匪跟着班保护，想不到黑笔师爷还如此神气！

我被两名土匪两个轿夫，押送到了狮子场，这儿也是土匪的势力范围，在路旁放哨的两个土匪，居然对着我的轿子行举手礼，敬了礼后，大概又发现不对，我听见他们在问押送我的土匪，一问一答颇有味道，我假装打瞌睡未听见，放哨的问：

“这小子那来的？居然用轿子抬回来？”

“拉来的一匹江！”（他给我面子，省了那个猪字）。

“家里干啥的，是不是很肥？”

“听说是开杂货铺的！”（这是我对土匪们扯的谎，原想他们不要勒索得太多。）

“开杂货铺的多少油水？我看不如抛了算啦！”（我弄不清楚所谓“抛”了是“放掉”，还是“干掉”，我又喜又怕，当然希望说的是放了！）

“那怎么行，邱哥子交代的，三房要把他留下来作师爷，怎么能放？”

“年轻娃儿怎么能做师爷？”

“哼，别看他年轻，人家可是洋学堂的大学生！写的字可真溜刷！”

“哦，怪不得要用轿子抬他，还派你两个跟着！”

快到土匪窝龙井口了，山路愈来愈陡，沿途偶尔撞见的都是土匪自己人，有人问我的两个土匪跟班：“你们回来哪，抬的娃儿是不是油混子转抄来的？”他们回说：“就是嘛！”

爬山路，上龙井口的时候，一个土匪跟班对我说：“老挑，我们龙井口这里好险要啊，官兵就是一两师人都少来打转转！”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两师人也不易攻上来。龙井口的地势确很妙，山路很陡，但顶上却是平原良田，看起来就是一处四川富饶的农村，那里象是土匪的山寨！

我的轿子一停下，好多人男女老幼都围拢来，学生哥在他们眼里也成了稀奇活宝，大概他们以前掳来的没有学生娃儿。

两个土匪跟班把我送到一处楼房，他们说师爷你住楼上，满受优待的样子，中午饭吃的是粉蒸肉，晚上大伙都回来了吃得更好，又是肉又是鸡！

看土匪们班师回巢，他们也有一套仪式，所有的枪都架起来，杀了雄鸡，用鸡血祭枪，还要烧纸钱，由匪首来拜！

到晚上我才知道，龙井口的舵把子，就是土匪头，大家都叫他“老毕”，后来我才知道是篦子的篦，当然又是拐弯抹角叫出来的花样，不会是姓篦。老毕抽大烟，躺在烟盘旁边，他们带我去见他！

老毕对我满和气的，居然还赏我一份见面礼，他说：“你来跟我们做师爷，很好，听说

你的字写得很溜刷……”他找出来了一对象牙章递给我说：“这个给你，你们作师爷耍笔杆的用得着，我们玩枪杆的用不着这玩意！”接着他又找出来一顶带红结子的瓜皮帽，给我戴在头上，他打量一番，满意的说：“这样就象个师爷了”

老毕这些观念，我猜想他大概是看戏得来的，硬给我戴上一顶红结瓜皮帽，我的感觉是有被侮辱的成份，弄得象一个小丑，把我当猴子耍，让他们开心。可是那时候，我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

我看老毕对我还满和气的，我冒失问了他一句：“请教贵姓大名？”他回说：“我们黑道上的规矩，最忌讳人家问姓名，别人叫我啥子你就跟着叫好了！”土匪忌讳你问姓名是有道理的，谁知道那一天就会有人被抓去，再亲近的伙伴也彼此不知姓名的好，否则一招出来头儿叫什么，不是方便抓么，叫不出姓名来总不好通缉，也不会连累亲人。

但是后来我还是知道老毕本姓苏。姓苏的为什么叫老毕？梳子篦子嘛，又是这样联想出来的！谁说土匪没有学问？他们的名堂才来得多！

我在龙井口，并没有为老毕做啥子事，也没有安顿两天，就听他们说：“水涨了！”军队迫剿要来攻龙井口了。土匪要转移阵地，要带着我逃，对我这个师爷还是不放心，逃的路上就要把我的手绑起来，转了两处地方住，白天还准我走动走动，晚上就不准我出门，还是防我开小差！

离开龙井口，我就没有看见过老毕了，好象我被移交了，我属于另一个土匪头子，大家叫他老康，老康本姓赵，赵、罩同音，罩起来就是盖起来的意思，四川话“盖住”，就说“罩住”，所以姓赵的叫老康！

（按这个字的写法是窠，重庆有个地名叫窠井，在川语中似只有康字的音较近）。

老康是我在被土匪绑架后，所遇到的几个土匪中，对我最好的一个，几次都是他救了我的命，要不是老康照顾我，那必然不能活着逃出来。所以每摆到这些龙门阵，老康虽是土匪，后来他也曾一度被招安了，虽然他逃不了惨死，但他讲义气，在我心目中，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回想起来，好多经历也真妙，有一回被迫跟着老康他们去抢人，那次抢劫的是大户人家，只见土匪们翻箱倒柜地在搜，我站在旁边看热闹。有人警告我说：师爷你也得动手拿东西呀，否则要犯忌讳的，黑道上的朋友不能空手而回。我想我能抢啥子嘛？看了看，那家人书房里书倒不少，我就在书房里拿了一部《诗学涵英》，那晓得又被另一个土匪训了几句，说别的不好抢，怎么抢书？输字犯忌的，逼我换别的，我无奈何再看，壁上挂了四幅“百忍图”，我就取了这四幅画，把那一部《诗学涵英》裹起来！一并带了走。

说起来你或许会不相信，我学做诗，也就是在匪窟里这段日子开始的，《诗学涵英》——抢的赃物，就是我自修摸索的启蒙书，没事的时候，我常捧着书本，酸味十足地躲在后院吟吟哦哦一番，有些时候，自己也胡诌几句，自己摇头晃脑地陶醉一番！

有一天，我自己正在后院里吟诗朗诵，突然听见角落里那间小房内有人在呻吟哼唔，我在窗边张望一下，看见一个带伤的老头子，他对我说“你这个娃儿还诌什么诗啊，这儿不是土匪窝子吗？我都要被他们折磨死了，你还有闲情逸致吟诗，岂不是黄连树下弹琵琶！”

你猜他是谁？我一问，才知道他是前清中过科举，有过功名的进士老爷，他被土匪绑了票，勒索信去了好久，要的银子太多，大概凑不足，未能送来赎人，过了期限不来，土匪就

经常打他，给他吃苦头，所以他受了伤在呻吟。

这位进士公的姓名，我现在记不得了，中过科举的进士老爷当然做诗做得好罗，他听我胡诌的打油诗，只说我黄连树下弹琵琶，他还没有说我是孔夫子门前卖孝经哩！

从此，我为他求情讨饶，他教我做诗，我才弄清楚什么平仄对仗……

在跟康东家的日子，东移西动地随时在转换驻地，有一回与另一股土匪遇合住在一起，又才看见我那个可怜的同学樊天佑！

我们虽然同时被掳，但那一次的土匪来路不同，可谓三山五岳的人马，派别很多。我的运气很好，遇到的几个土匪头，老邱、老毕，以及康东家都比较仁厚讲义气，所以我受优待未吃什么苦头。樊天佑可倒楣了，他落在一个很刻薄的土匪头子手里，所以一直受虐待！

我一看见樊天佑，他就直对我哭，他的两手仍然绑着，人瘦得不成样子，他的手被绑久了血脉不通，都肿了。他哭着求我救他，我也难过极了，与他抱头痛哭，结果招来看守他的土匪一顿臭骂。我安慰樊天佑说，我一定去求我的康东家出面来为你讲情，我一定设法先放你回去！

我义不容辞地去求康东家，老康说我的那个同学是跳辫子手里的人，他作不了主。我求他出面讲情，跳辫子也姓张，一脚受伤跛了，四川话叫跛子是腓子，跳辫子人很横，不好讲话，但康东家答应代我去说情，我要求放樊天佑回去，再送钱来给跳辫子好了。

跳辫子看我们康东家的面子，可以谈判放人，但先要问樊天佑能出多少钱？跳辫子要价仍是四挑银子。我知道樊同学家并不富有，出不起这么多钱，请求减少，跳辫子一瞪眼说：

“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家里出不起钱？哪还能供他念大学！”我同樊天佑都求他说，我们念的是中学不是大学，樊家确实没有钱，求他做好事！跳辫子回答的话好狠，他凶神恶煞地说：“就是一条瘦狗，我也要咬它三斤板油！”

几经讲价还价，还是我的康东家在帮忙说话，最后跳辫子才同意八百银元，条件是以我作保人才能放樊天佑，限他十天之内拿钱回来，否则他就要杀我这个保人！

我同樊天佑又哭了一场，他怕回家也凑不到八百块钱，我说我写封信要他送到我家里去，一方面可以帮他凑钱，也是来救我的命，一方面也通知我家里带钱来赎我，虽然康东家待我很好，但我也不愿意跟土匪过一辈子啊！

条件虽说谈定了，跳辫子只肯解开绳子放人，樊天佑一个钱的路费都没有，怎么走得回去嘛。最后还是我们康东家仁义，给了樊天佑两百小钱做盘缠，外送他一顶斗笠。我与樊天佑真是痛哭而别，他是万分感激我求情，我担保，才能放他一条生路，但也知道我的命就系在他的身上，路上不太平，出任何岔子都会影响十天限期，我眼看他上路，只求他无论如何十天之内要赶回来，他哭着直点头，我送他真所谓“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送人肠肠人！”

哎呀，把他送走了，我的心才开始紧张，天天算日子盼他回来，尤其过了六七天还无消息，那才真是愈想愈急愈害怕，跳辫子那么凶狠的一个人，他说得出做得到，我天天在门口伸着颈项望，每望一乘轿子来了就心跳，结果总是失望！

到了第八天头上，我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最可恶的是跳辫子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兄弟，他当着我故意去磨刀，又跟他们那一帮的土匪说，磨利了刀锋好砍某一个人的脑袋，已经够吓我的了；这个小鬼还不过瘾，他竟然把磨过的刀锋，放到我的肩头上来比划比划！

他向我说：“喂！老挑，今天是第几天了，你作保人总该知道还有几天限期？”我忍气

吞声地回答我知道，今天第八天，我相信在这两天内，我那个同学一定赶着会送钱来！那个小鬼说：“我怕再过两天，你老挑的脑袋要搬家了的啊！”

当时我想八成这个脑袋保不住了，跳蹊子的小兄弟如此恐吓我，足证跳蹊子真的会下此狠心。我一夜睡不着，想来想去只有求康东家才能救我的命。第九天一大早，我就去求康东家，我把跳蹊子的小兄弟头天磨刀吓我的事对他说了，我说我的同学一定在赶路，只求康东家对跳蹊子说情，再宽限几天；否则他们要拉了我去砍头！

我着急害怕得不得了，那晓得康东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三句话：“你是我的人，跳蹊子有多少筒筒？他敢抢你去吗？”多少筒筒，就是指多少杆枪筒子。只要有康东家这句话，我就吃了定心丸！我想，对罗！谁不知道我是康东家的师爷，康东家怎么肯让跳蹊子抢了我去砍头，不说顾我的命，他也要顾他的面子。但是我也耽心，他们两派很可能要为我翻脸，说不定会自相残杀干起来，我自己能不能脱险，也总是问题！

第十天的一大早，康东家就带了我们走了，我开始还以为他是避免为我作保的事与跳蹊子起冲突，带领人马一走了之，结果才不是这么回事，原来康东家早已暗中与官方的人接过头了，他接受招安，被指定带了手下到来苏去接受改编。

到了来苏，我才知道这回事，心里很兴奋，既脱离了跳蹊子要命的威胁，又可以不再做土匪了！康东家既已接受了招安，大概我也可以请假回家去了。

可是只停了一天，康东家又接到通知要他把人马带到松溉去。松溉在泸州下游，扬子江边上，此地出碗。到松溉，我们康东家被改编做了连长，当了官，自然恢复本来姓名，可以叫他赵连长了，我这个土匪黑笔师爷，也跟着招安改编做了赵连长的司书了。嘿嘿，我这个司书在松溉还做了个把月哩。

我没想到招了安之后，依然有人找我的麻烦：在康东家做土匪头的时候，手下有内管事、外管事之分，内管事管钱管帐，外管事专责带领人马对外抢劫，康东家手下的外管事姓罗，此人一向对我不大好，但因碍于康东家，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招安之后，他也做了排长！

可是这位罗排长贼性不改，在他心目中他一直认为我是绑来的肥猪，所以他总想在我身上动脑筋弄些油水。有一天，这位罗排长突然把我叫去说，康东家目前虽被招安了，但至今上面还没有发过粮饷下来。他又说，康东家过去还欠他的钱，如今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我家里有钱，又说康东家一直对我很好，要我报答康东家，要我写信回去，要家里赶快把钱送到永川，由他派人去取，拿到了钱，就可以放我回去！

我心想：当了这么久的师爷，他们还是把我当肉票要勒索嘛。我说要多少钱呢，罗排长说总得三四挑银子才能解决问题。我心里明白，先应付了他再说，佯装答应了，等我一离开罗排长，就去向康东家报告，我心想真要是康东家自己的意思，我感激他救了我的命，我一定照办。康东家一听大怒，立刻就把罗排长叫来大骂他一顿，骂他不长进的王八蛋！当了排长还在想勒索，并且警告他再打坏主意，就要把他送去军法从事！

我知道罗排长从此更恨我了，我自加小心，不离康东家左右。

没有多久，队伍又开到来苏去，我再去找那个在福音堂教书的同学，不知家里有没有消息……

有一天忽然枪声连天，又打起来了。我一点也弄不清楚谁打谁，赶快向福音堂里躲。打

到下午，枪声稀了，我想大概康东家把来攻的土匪打退了。教堂有人敲门，牧师去开门，我站在他背后，进来的民兵我都不认识，他们一晃我就大叫：“这后面还有一个，赶快给抓回来！”

当时我亦大叫，你们不要认错人了，我是三营的司书张权！他们还是把我捉去了，幸好我自报姓名当时就大叫，才未被他们乱枪打死，结果把我送到来苏寨上去，接受三堂会审！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地方军队虽说招安土匪，但绝不真的信任土匪，等到机会，安排妥当了就围剿。康东家就吃了亏了，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围剿他的是一位姓帅的麻子营长，把我捉去审问的就是帅营长，还有吴东海区长，另外还有一位姓王的区长。

我源源本本说出我是求精中学的学生，如何在放假途中被土匪绑票，做了师爷等经过，招安之后，改编作了司书，确确实实不是土匪。幸亏有福寿堂的牧师来作保，证明我说的不假，但帅麻子把我暂交给区长看管，说派人到内江我家里去调查是否确实。

我住到王区长家里去，我才知道他是上一任的老区长，他同他儿子都侍候我很好，那一段时期我胃口奇佳，一顿要吃他们四碗饭。那晓得他们也是要钱的，他们要我写信回去要钱，报酬他们供养我。真是想不到的事，土匪把我当肥猪要勒索，没想到做区长的，也想在我身上弄油水！

住在区长家里，我才探听出来康东家是被打死了。据说他是腿上带了伤，躲在墙角下，大概他的手下准备放火烧民房，康东家不许放火，大声叫着阻住，声音出来了，被民兵知道他的所在，隔着土墙，一枪把他打死的。我听了很难过，他这人真讲义气，并不是坏蛋。

那个真坏蛋罗排长也被打死了，后来是集中尸体时，自他的裹腿上写的姓名才证实是他。

后来是我四家兄赶来荣昌，他写信拜托永川县长，来与帅麻子帅营长交涉，才把我接回去的！

我记得是五月三十日遇匪被绑，直到九月十号才被四哥接回去，前后正好整整一百天！

樊天佑确实送信到我家里去了的，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所以由我家里打点来营救我，我四家兄就是这样赶出来的，只因为那年头，四川乱得很，我四家兄还未赶到时，我又被康东家带走了，辗转追寻，一直托到永川县长才总算找到我……

我被接回家才知道我的十弟倒很幸运，那天他居然逃脱了，就是那位安岳的梁同学一直拉着他的手在跑，后来就是那位梁同学把他送回我家的。我这位梁同学，后来还做了林森林主席的卫队营的秘书，以后我们在重庆还会见面！

做和尚的一百天

我的未婚妻，原本就是我的表姐，比我大三个月，我们的感情极好，可惜她过早死去。她叫谢舜华，尧舜的舜，中华的华……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祭吊尽心，可是正逢张勋在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二十岁。我二十一岁（一九二〇年）由日本回来，当时我确实有过念头，今生我不愿结婚了。

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

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

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苏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观宗寺的知客僧一见是我，不大高兴，说我这个野和尚不知趣，又来找麻烦，我笑着告诉他，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的信，他才无话可说，让我进门。

谛闲法师要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我二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辞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我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四个铜板，我当时只有三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我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那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渡来渡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三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了。那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动了憎心，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一怒之下，我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我写信给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

宝剑锋从磨砺出

——忆范长江同志往事片断

张 匀 石

长江，不幸在十年动乱中离去我们了，但他生命的光辉长留人间，受到人们的歌颂和敬仰，关于他的生平，全国不少刊物登载得很多了，我这里仅就和他接触的几个片断谈一谈，即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同在内江县立中学读书，一九三一年夏在南京的会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在北京的过从，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五年在内江匆促的一面以及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又得重逢的几件事。

长江，与我是同庚生（一九一〇年），比我仅小三个月，我是农历八月生，他是冬月生，他的祖母我叫姑娘，他的叔母又是我的一位姐姐，因此他叫我舅舅。他在一九二三年考入内江县立中学十六班，比我晚一班，在全校同学中我们是最年幼的两个，但他的成绩却是最优的，尤其是长于写文章，才思敏捷，洋洋洒洒，下笔千言辞情并茂，誉为全班之冠，又兼之思想开阔，语言爽朗。好动又善于团结人，因此受到同学们的喜爱和亲近。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我毕业后，就和他离开了，后来听说他转到省立第六中学（在资中县）去读书去了。

在一九三一年夏，我去到南京，适逢长江也在南京，当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听说我到了南京，即前来看我，相见甚欢。这时他的身体已长得高大健壮了。过去我们都年幼，身材比较矮小，现在却大变了。据他与我谈到别后情况，（现在已回忆不很清楚了），大约

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那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

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那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出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二十二岁，我的原配名曾庆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一百天。

（转载自《文史通讯》1983年第4期）

是他到省六中不久，革命浪潮日益高涨，更加激发了他一贯对旧社会不满的思想，决心投笔从戎，与前在内江同学如余农治、高允斌、李源民，还有其他一些人共同相约赴武汉投考当时的黄埔军官分校，其它的人都先到武汉，被考取了，他去得晚一些，到时已经招考过了，后来他进一个什么学校（记不得），在校内宣传鼓吹革命，并主张要实地去干，说：“现在的学校出来是当官的，不能革命，要从当兵做起。”同学们中也有一些人赞成，但要实际行动时，他们却多借故不去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长江约了几个人出发了，最初好像是在谢度开（内江人，有人说是营长）的教导二团当兵，随军赴广东（但他说是在张发奎部队，我弄不清）后来战争失利，队伍被打散了，以致流落在广东，讨口北上才到了南京。又说他身体之所以锻炼好，是经过三年打仗，只一条军毯，长期风餐露宿没有住过房屋，就是这样一个艰苦环境下磨炼成长的。又说，最初打仗还有些胆怯，前后左右随时都有人倒下去了，有时同学也倒下去了，心中非常伤感，日子久了也就习以为常，只知拿起枪向前冲，不知后退，死人的事也无所谓了。他到南京在中央政治学校生活很有规律，上课、打球外，常进图书馆，学得了不少的东西。曾说他初到南京时，人地两生，生活逼人，曾一度萌轻生之念，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万感交集，在暗淡的路灯下独自一人沿着马路向下关走去，竟想投江自尽，突然一辆人力车迎面而来，上坐一人，恍惚似曾相识的一位朋友邓某（已不记其名），无意识的叫了一声，车停下了，果是邓某，问知长江情况后，便约长江到他那里去住，后来才考入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我住在长江的姑父伍心言家，长江常到那里来找我，仅住一个多月，到秋初我去北京又离开了。

一九三一年我到北京后，“九一八”事变发生，震惊了全国，抗拒侵略的呼声也遍及全国，北京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南下赴南京请愿，打烂了何应钦的军政部大门，并到国民政府向蒋介石请愿，最初蒋介石派了一个代表出来，被群众轰了进去，一定要蒋介石亲自出来，蒋介石无奈怒气冲冲地出来了，大骂一通，要学生安心上课，不准出来闹事，并叫留下几个代表，其余都赶到中山陵去，并派兵包围，后来蒋介石竟把学生押上了火车送回北京。不久长江给我来信问北京的学校可不可以旁听，图书馆好不好，他想到北京来，我回信告诉他，所有学校都已停课，图书馆倒还不错，待我又去信时，他已经到我门外叫我来了，我问他怎么这样快就来了，他告诉我，他在中央政治学校是读的地政系，是专款，经费也充足办得比较好，现在经费挪作别用，这一系停办，已把学生分到另外的系，他被分到教育系，他对此不感兴趣，所以不读了。这是他当时对我的遁辞，实际上是他在政治学校大力宣传，组织群众要求抗战，慷慨激昂地指骂政府，触怒了蒋介石，因此长江被开除，后经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给了他一张转学证书，一九三二年长江用转学证书考入了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其后罗家伦到北京，还送长江二十元钱，可证明这一点。长江初来北京时，住在法政大学，我曾到那里去过，同住的还有一位姓邓的（不记其名），为了生活他们做起了面包生意，长江为此还到各经营面包、牛奶等小店馆给他们写广告揽生意，讲说分工合作，可以降低成本多得赢利的道理，把他们组织起来，由长江做面包，每天一早亲自送到各店，后来竟用汽车载运。一天，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樊陈昌在马神庙北大二院门前竟惊讶的说道：“啊！怎么北京面包也出现了‘托拉司’了”。可是法政大学一些见钱眼红的人知道了长江不是本校学生，是外来借住的，就以此为理由将他们轰了出去。据长江说：生意还好，赚了八百元，也可暂时生活下去。他们就搬到东城甚么胡同去了（记不得了），那是一个很简陋而又高低不平的土地面的屋

子。有一次，我到 he 那里去，除姓邓的外，还有两位女的和一个姓郭两个男的在一起谈话，见我去了，他们话停止了，并叫我坐。我说：“近来外面风声很紧啦”。他们显得不安的说：“甚么风声很紧？”我说：“不是捕了些人吗”，他们才说：“就是因此我们商量走哩”，长江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已具坚强意志的青年，其余几人我不清楚，只有那位姓郭的是我在四川的同学，他是从济南来的，我问他现在干什么？他说：“正在翻译‘基尔特哲学’已快翻译完了，他将回济南去，那两位女的是从天津来的，也都回天津去，后来他们都走了，姓邓的到那里搞不清了。这段时间长江四处找不到工作，不得一饱，生活极端困难，好不容易碰上黎锦熙在编“中国大辞典”（当时拟议名称），才找到一个剪辞条的工作，是计件，每一千字符不到几个钱，长江虽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每月也只能得二十元左右，真是艰苦非常。到了三二年暑假，长江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以后就搬到沙滩乐斋（学生宿舍）去住。就在开学注册时，他对我说：“不想学政治了，想学点哲学，从一年级新生学起。”到注册课，那位主任就是政治系教授樊陈昌，他坚持不能改，长江竟和他顶撞起来，最后长江说：“我不读你这学校你总不能强迫我读吧”！我把长江劝走了，我说：“不要紧，哲学系主任张教授是四川人，去找他去”。我同长江到张真如教授处，我说：“张老师，这是我们同乡，考上了政治系二年级，但他想跟张老师学，想到哲学系从一年级读起，但注册课却不答应，待来请你帮忙”。张老师满口承认，终于由他把长江改到哲学系去了。樊教授那知道使他大吃一惊北京出现面包“托拉司”的就正是此人。也足见长江是个性格坚强意气风发不可轻侮的崇高品质。到一九三二年冬，学校将考试的时候，一天中午长江突然又来到我处，说要到前线去看一下，抗战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说：“只几天就考试了，不如考了再去，我也想同去看一下”。他说：“关外太冷要准备御寒衣物，你来不及了，我已准备好，在今晚三点钟就要动身。弄到了一部大汽车，先到热河承德”。同行的人还有个叫刘不同的，（此人后来当过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主任委员，绰号刘大炮）都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去的，长江化名姓王，在前线都叫他王先生。他说：“不久就要转来，把情况告诉你，二次我们冉一同去”。他一直要到深夜三点钟才离开我去了。不久，长江回来了。跑来我处，告诉了我，在前线看到的情况，叹气的说：“抗什么战啊，士兵在这寒冷的冬天，没有棉衣，吃也吃不饱，还抽大烟，纪律差，一团糟，这样怎么行呢”？又说：“他决定天内到南京去，约几个长于军事的，把队伍搞到我们手里来，他们不抗战，我们要抗”。旋即他就到南京去了，回来告诉我，南京没有这样的人，连他在前线记录下来的真实情况，写成通讯交各报都不予发表，后来找到“新民报”的陈铭德（四川同乡），才在文艺副刊上作为文艺刊了两小段，其余的就未再登载。后来他又只身到前线去了。这一次不平常而艰险的采访却苦了他，他曾偷偷地越过敌占边界去深入了解敌后情况，并对前线一些将领高谈救亡图存的民族大道理，可惜这些军官只虚伪的口头赞成。实际不抵抗，长期与敌军（日本侵略军）保持三百多华里的距离，闻说日军前进即往后退，始终没有接触打仗。有一次他在指挥部同各将领谈抗战问题，并提出如真的要抗战，应该把你们的小汽车都开到后方去以示决心，结果东一个西一个时都悄悄溜走了，直到前方通信兵回来，喊道“王生先，日本兵都要到了，你还不赶快走”！长江便问：“前方的队伍呢？”答说：“都早撤走完了，那里还有人”。长江才发觉将领们并未转来，小汽车都无影无踪了，才赶紧跑出指挥部，这时日本飞机已临空了，一阵轰炸长江忙往山上跑，结果把随身的东西都丢掉完了，尤其可惜的是照像机照了不少珍贵照

片和记录的许多资料也全部失掉了。他脱离队伍后，迷失方向，乃回想过去在学校，曾讲过东北的山脉河流方向，根据这微少的知识前进。几天后碰见一支队伍，赶上去挤头，却被捉着，说他是日本人派来的汉奸，不由分说把他捆起来，拴在大车后面把他带走，可怜！人怎么走得赢马呀！结果把他在地下拖起走，把衣服手脚都擦破了。幸得到了一处，队伍要休息，把长江的绳子解了，长江趁机跳上一张桌子，大声的讲演。大意说你们当兵的实在太苦，又很爱国，尤其你们的纪律是最好，但是被几个人破坏了，又说当兵要爱国，保卫祖国等等。士兵们都听入了神，许多士兵认为长江说得有理，队伍已陆续出发了，最后一批士兵叫长江坐在车上，也没再捆他了。经过了一段路程，同行的队伍，人也越来越少，长江乃从车上下来向横路逃走，几个士兵都也没有理睬他了。最后长江到了内蒙古靠察哈尔地方一个蒙古包里，这家看来比较富有，老俩口和几个女儿，还有用人。蒙古老人见长江少年英俊，很喜欢他，就把长江安在刚结婚的新房里住，待他很好，并有意招长江为婿，但长江心爱祖国，无心恋此舒适生活。住了一段时间，告辞要走，并计划从察哈尔绕到北京，老人坚留不着只好让长江走，并说以后再来，派了一个用人送长江，刚走了一天，为风雪所阻，几乎掉入雪坑，护送的人劝长江仍转蒙古包再去暂住一时，两人一同转回，到蒙古包时，长江冷得全身僵硬，手脚不能弯曲，动弹不得，乃叫人将长江从小驴上抱了下来，只见长江两个眼珠转，说不出话来，送到房内才逐渐暖和过来。从此又过了一段时间，长江仍坚持转北京，老人又第二次派人送他，那时日本兵已将归路截断，走了几天到傍晚时已到日本兵警戒的公路隘口不远，长江乃告诉护送的人说：“不要怕，你只跟我来，一切看我行事……”长江本已着一身蒙古装，手持一根小竿，口里哼着蒙古人的歌曲，泰然若无其事，好像是土著人不知有战事的直向警戒线走去，几个日本兵背着枪在公路上来回的踱来踱去，有时望了长江一眼，也没说话，也没理睬，长江就不慌不忙的通过了警戒线，终于回到北京，以上都是他回北京告诉我的，大致如此，今天回忆自然也就不很完全了。他又说，义勇军抗战外面渲染得很厉害，全国募捐了大量物资和金钱，都是被大人物中饱了，所谓打死好多日本兵，缴获了多少物资弹药，大吹大擂全是假的，根本没有打过仗，如王德林是国民党吹嘘的最有名的“抗战英雄”之一，王本是当地一支土匪队伍，人不多枪支且不好，士兵到处抢劫老百姓，却说是缴获了日本侵略军多少物资，打死了老百姓也变成日本兵了等等，真是可恶可恨啊！大约在1933年初长江考入北京沙滩大公报分馆以后就从事新闻工作了。后来我要回四川一趟，也暂时离开了北京，有材料说长江在北京是住在中老胡同28号，说是长江的自述说的，可能说错了，那是我住的地址，长江来北京也是在那里来找我，他做面包时还给我送了几个面包来，在中老胡同28号内房东是一个杭州人，他住的后院，我住的是前院，内南、北房各二间，有一个小天井，当时贺麟教授住北房，我住南房，贺教授是四川金堂人，留学德国，长于黑格尔哲学，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副教授，一九三二年他曾回四川，接着到北京就没有再住这里，而是由湖南湘潭人、龚业晖女士来往，她在故宫图书馆工作，与贺教授很熟，家俱也是他留下的，贺教授现在还在北京，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否我离开时，长江到那里住，却搞不清了。我的床、桌等都留在那里没有动，打算还要去的。但贺教授认不得长江。

一九三三年我和长江分别后，到一九三四年或三五年初，我曾回内江住了几天，恰巧长江也回来了，他曾被邀请到沱江中学讲演，大谈当前形势，政治腐败，鼓吹革命，他说现在什么事都是假的，不可相信，他已经看穿了，青年人应该站起来，要有本领，我（长江自

（韩）（文）（畦）

先生事略

尧文藻

韩公讳茂均，字文畦，四川内江人也。其先世自江津迁内，居县城前道街（今工商街）。家贫，文畦居长，次弟昔仇，业商，兼理家务，现在重庆。三弟又琦，士虽未就，尚端品，曾任西康甘孜县长，早逝。

文畦幼年，敏而好学，资质迥异常人，初入私塾陈鹤翔师之门，后就学于罗仲武师之馆，亲承义法，突出沱江文翰先知。当时文秀之士，如刘云程，周希禹，萧清永诸青年文学高才，见到文畦写作，甘拜下风。

民国初年文畦即与其同学廖划平，李仲权及友好刘云程，周希禹，钟白心，黎冠英等奋起爱国热忱，关心国家大事。此时文畦博通经史子集，兼以重视报章杂刊，国内政治演变，国际形势帝国主义欺凌吾华，无不痛心疾首，青年人士，都有责任以互相鼓励。友中突出英杰，以廖划平，刘云程为最。文畦决志考成都绅班法政，向罗仲武师告辞，师劝阻曰：“吾得尔英才而教育之，总期教学有成，勿去如何？”不应，师乃曰：“士各有志，既下决心，也不勉强，可将两手伸出，受我四楚，纪永不忘。”畦慨然遵从，遂辞告别。

1916年下期，罗仲武师受内江中学聘教我班，亦常道及文畦之文，笔甚妙健，气魄雄

称）没有什么长处就是学会了不要钱可以闯天下。他向我说，他要到西北去，打算从天水到甘肃，西北是辽阔的，那里大有可为，不几天他走了，我也离开了内江。

从此十多年都未见面了，知道他写了不少惊人的新闻报导和册子，并发起组织了全国青年记者学会，已成为名记者了。一直到了1951年夏天，我到北京开会才又重逢，在人民日报社，他住的地方会见了，一见面他不胜感慨的说：“费了好大气力，现在才解放了”。我和他说了些四川情况，适沈潜同志也回来了，给我介绍了一下。长江工作忙，缺少休息，谈话时精神不足，后又有人送来稿件，并告诉他跟即到某处开会，我告诉他因大家都忙，不久我亦将回四川，可能没有适合的时间去看他，就告辞，他送我出大门，并叫他的汽车送我回招待所。谁知就从此永别了，如今回忆起来，怎能不引起无限心酸呢！

这个片断回忆，已不能记得很详，不免有错落，也只是长江一生中点滴事迹，远不足表达长江的整个精神面貌。长江意志坚强，一生不怕艰苦，不畏强暴，勇猛向前，从不退后。在挫折坎坷的生涯中，磨炼出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作风。他曾经说过：长江必出之峡，人始知其浩瀚，人必遇盘根错节，才以见利器。“宝剑锋从磨砺出”，就是对长江一生极好的写照。